

汉语致使类可逆句的形成机制和使用动因

——以“你想死我了”和“我想死你了”为例

许静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

DOI:10.12238/jief.v4i1.4441

[摘要] 汉语当中存在施事与受事互换位置后基本语义保持不变的可逆句。可逆句存在多种类型,而目前学界对其中的致使类可逆句关注较少。本文以“你想死我了”和“我想死你了”为例探讨“施事+V心理+死+受事+了”等于“受事+V心理+死+施事+了”这一结构式主宾易位后为何主语可以无施事行为,分析汉语致使类可逆句的形成机制和使用动因。

[关键词] 可逆句; 施事; 受事; 语义不变; 话题-说明结构; 形成机制

中图分类号: G4 文献标识码: A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Its Use Motivation of Chinese Causative Reversible Sentences

—Taking "Wo Xiang Si Ni Le" and "Ni Xiang Si Wo Le" as an Example

Jingyin Xu

Faculty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bstract] There are reversible sentences in Chinese, in which the basic semantics remains unchanged after the agent and the patient exchange positions.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reversible sentences, but the academic circles pay less attention to the causative reversible sentences. Taking "ni xiang si wo le" and "wo xiang si ni le" as examples, this paper discusses why the subject can have no agent behavior after the subject and object translocation in the structure that "agent + V psychology + si + patient + le" is equal to "patient + V psychology + si + agent + le", and analyz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use motivation of Chinese causative reversible sentences.

[Key words] reversible sentence; agent; patient; the unchanged semantics; topic-description structure; formation mechanism

引言

汉语是一种词序位置相对灵活的语言,存在施事和受事易位而基本语义保持不变的表达形式,这类表达形式被称为可逆句。汉语当中存在多种可逆句,且惯见于口语表达之中。春节回家过年的妹妹见到许久不见的姐姐,可能会说一句“你想死我了”,这句话与“我想死你了”表达相同的意思,即“我极度想念你”。这类可逆句属于可逆句当中的致使类可逆句,可以抽象表达为施事+V心理+死+受事+了(我想死你了)等于

受事+V心理+死+施事+了(你想死我了)。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汉语当中受事也可以充当主语,这里易位的是施事和受事而非主语和宾语。我们之所以会陷入“主宾可易位”、“主语无施事行为”等迷思是因为我们通常会以“主谓结构”比附汉语,而没有认识到汉语是“话题-说明”结构。本文将基于这一汉语基本特点分析汉语致使类可逆句的形成机制和使用动因。

1 致使类可逆句的定义及特征

致使类可逆句是可逆句的其中一种

类型,所以要理解致使类可逆句的定义和特征,我们需要先简单地了解一下可逆句的定义和特征。丁声树最早在《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一书(1961)中提到可逆句法现象,“有的动词是两面性的,主语跟宾语可以互换,意思上没有大的差别”。后来宋玉柱在《现代汉语特殊句式》(1991)中引入“可逆句”的概念,他指出“可逆句是指动词前后的名词或名词结构可以互换而表达的语义基本不变的一种句式”。徐瑶(2011)总结了可逆句的3个特征:首先,可逆句必须是“主语+谓

语+宾语”或“N1+V+N2”的三部分的结构形式;因为汉语并不总是按照主谓宾的顺序排列位置的,所以我们用N1+V+N2来进行标记。第二个特征是句子成分互换位置时不可以增减任何成分;最后是句子成分互换位置之后语义基本不变。

学者将可逆句进行了进一步划分,最早是宋玉柱(1991)根据句义把可逆句分为三种类型:供动型、被动型和从动型。供动型的特征是A式是一个供动句。举个例子:

A式一锅饭吃了十个人

B式十个人吃了一锅饭

这个例子当中A式的一锅饭吃了十个人其实是一锅饭供给十个人吃。与这个供动句相对应的可逆句就是十个人吃了一锅饭。A式和B式共同构成供动型可逆句。被动型的特征是A式中N1跟动词之间在意念上存在被动关系,比如说:

A式海洋笼罩着乌云

B式乌云笼罩着海洋

这里A式当中“海洋笼罩着乌云”隐含的意思是海洋被乌云笼罩着。从动型的特征是A式N1之前可以加一个从字,举个例子:

A式眼眶流出泪水

B式泪水流出眼眶

所举例子中的A式表达的其实就是从眼眶流出泪水。其后,李敏(1998)、倪旻、龙涛(2007)、鹿荣(2008)等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类。倪旻、龙涛(2007)、鹿荣(2008)在其分类中提到致使类可逆句。下面举两个致使类可逆句的例子。

A式你想死我了。重复课讲烦了老师。

B式我想死你了。老师讲烦了重复课。

根据鹿荣的定义,致使类可逆句中A式中的N1以某种方式致使N2出现了某种新情况(2008: 92)。比如说你想死我了,其实就是你使我想死了或你让我想死了,你是引发我想念的刺激物或客体。且句中谓语动词一般为“动词+结果补语”的形式。鹿荣没有对这个动词进行进一步的解释,但徐瑶指出这个动词一般是心理动词。

2 施事、受事易位后基本语义保持不变的句子内部制约条件

如前文所说“我想死我了”等于“你想死你了”这一可逆用法可以表达为“施事+V心理+死+受事+了”等于“受事+V心理+死+施事+了”,这一抽象表达可以帮助我们更进一步地考察此类句式的内部制约条件以及理解此类可逆用法的形成机制。接下来我们将考察能够进入这一句式的各个成分的限制条件。

2.1 程度补语“死”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的解释,“死”可以做动词、副词和形容词,做形容词时可以表示程度达到极点,比如说笑死人|高兴死了,所以死在“我想死你了”当中是做“想”的程度补语,表示极度想念。程度补语死的出现让“心理动词+死”有了可逆性。举个例子:

A式我想你/你恨我

B式我想你/我恨你

此时A式中只有心理动词“想”,这时候我想你不会等于我想你,你恨我也不会等于我恨你,而加入程度补语“死”之后,我想死你了=你想死我了/我恨死你了=你恨死我了。这说明程度补语“死”的出现,让“心理动词+死”这个结构式有了可逆性。王雪(2015)认为心理活动动词具有“潜在的级次性”这个重要的特征,而这个特征事心理动词用来表达程度量范畴的一个前提。在“V心理+死”这个结构中,程度补语“死”的出现能够激发心理活动动词的“潜在的级次性”,从而将其变成有界的可衡量的程度表达。那么为什么程度补语“死”的出现会让“心理动词+死”有了可逆性呢?A式当中“你想我”和“我想你”施事和受事都是清楚的,是单向的。而B式当中加入程度补语“死”之后,表示极度想念,“你”的刺激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你”是让“我”想死了的对象和刺激源,可以通过受事话题化放在句首。汉语当中施事和受事的位置比较灵活,都可以作为话题充当谈话的起点。而因为“我”是心理活动的发出者和陈述者,“我”的感事角色是确定的,所以“你想死我了”可以表达“我想死你了”。

2.2 心理动词词类特征

在“你想死我了”和“我想死你了”这两个句子中,“想”是关键的心理动词,也是一个心理动词。心理动词有两种类别,即正向心理动词和反向心理动词。正向心理动词,即有主动形式用法的心理动词,如爱、担心等。由正向心理动词充当谓语句子的,其主语应该是心理活动的感受者,宾语是对该心理活动产生影响的客体,如“我担心死你了”。反向心理动词,即有使动用法,能让人产生心理活动的心理动词,如兴奋、害怕、激怒等。由反向心理动词充当谓语句子的,其主语应该是对该心理活动产生影响的客体,宾语是心理活动的感受者,如“你担心死我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担心死你了”是正向用法,而“你担心死我了”是反向用法。沈家煊在《不对称和标记论》中提出心理动词一头连着感事,一头连着源事,从力的作用来说心理动词是双向的。他认为我们通常会注重感事的方向而忽视源事的方向,但是遇到“想死”这样强烈的心理动词时,源事的作用会大大加强,施受的对立也就变得模糊(1998)。因为在“想死”这个强烈的表达中源事的刺激作用增强,所以可以放在句首而不发生意义的变化。但沈家煊把“想死”作为心理动词是不太正确的,正如前面所说其实“死”是一个程度补语,而且是因为程度补语“死”的出现才使得“心理动词+死”这个表达具有了可逆性,心理动词“想”本身是没有可逆性的。

3 施事、受事易位后基本语义保持不变的句子外部使用环境

“你想死我了”与“我想死你了”的同义表达时常出现在日常口语表达当中,这与人们交谈时话题的选择和情感表达的需要息息相关,进一步考察这类表达的外部使用环境,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这类可逆用法的使用动因。

3.1 话题的选择

正如前文所说,施事与受事易位后句子基本语义保持不变与汉语是话题-说明结构有关,因汉语中充当主语的不一定是施事,所以易位后主语可以没有

施事行为。“你想死我了”中的你因受事话题化放在句首,这时“你”是话题,是受事,也是主语,该句式可显化为“你(让我)想死了”。王连盛和吴春相在《现代汉语“V心理+死”句的主宾可易位分析》一文中指出“话题连续性”规则是易位后句子语义保持不变的动因,因为在日常交谈当中一般要引入一个话题,这个话题要或长或短地延续一段时间(2019:50)。笔者认为在日常生活的语境当中人们在说出“你想死我了”之前可能会引入一个话题,但更多的时候是见到对方的时候就脱口而出一句“你想死我了”,因此“话题连续性”规则依然不足以解释为何人们倾向于用“你想死我了”来表达“我想死你了”。徐瑶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可逆动因进行了解释,她认为在这类表达中“我想死你了”回答的是我想谁的问题,突出的信息是想的对象。“你想死我了”回答的是你对我产生什么影响,突出的是心理动作的发出者。

3.2 表达情感的需要

“你想死我了”其实是比较夸张的表达,而这种夸张的表达又有助于人们表达自己强烈的情感。“你想死我了”是从感事的角度出发所说的话,表达的是说话者的强烈情感。当说话人需要表达强烈的情感之时,往往会把对方放在前面,比如说“你担心死我们了”或“你这个不孝子”。当对对方怀有强烈的情绪时,说话者往往会把“你”放在前面,表示对方在这件事情当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你”对我所产生的刺激性作用。当说话者说出“你想死我了”的时候其实也是想让对方知道对方在这件事情当中的重要性,这样也显得以对方为重。

4 结论

汉语语法与用法息息相关,要理解汉语的语法便要研究汉语的用法。汉语的可逆句,如“你想死我了”与“我想死你了”多用于日常口语,表达人们强烈的情感,也表现了人们的认知。对于这一句式内部制约与外部环境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这一可逆用法的形成机制和使用动因。沈家煊梳理了前人对于主谓结构的认知后重申汉语是“话题-说明”结构并指出比附主谓结构所引发的问题。本文在此基础上以“你想死我了”和“我想死你了”为例考察了可以进入“施事+V心理+死+受事+了”等于“受事+V心理+死+施事+了”这一结构式的各成分限制条件,探讨了这一结构式主宾易位后为何主语可以无施事行为,分析了汉语致使类可逆句的形成机制和使用动因。在梳理和考察该结构式各成分的选择限制条件的同时,本文指出施事与受事易位后句子基本语义保持不变与汉语是话题-说明结构有关,因汉语中充当主语的不一定是施事,所以易位后主语可以没有施事行为。因汉语的“用法包含语法”的语言,在考察句子内部制约的同时,本文也考察句子外部使用环境,指出汉语中存在此类可逆用法与日常交谈中人们的话题选择以及表达情感的需要息息相关。限于篇幅,本文难以展开探讨相关用法,如我们会说“肉吃胖了你”,却不能说“你吃胖了肉”,为什么可以说“你害死我了”却不能说“我害死你”等等,这其中的缘由尚待未来的研究加以探讨。

[参考文献]

[1] 丁声树.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 及轶嵘.“想死我了”和“想死你了”[J]. 天津师大学报,2000(2):78-80.

[3] 刘丹青,徐烈炯. 焦点与背景、话题及汉语“连”字句[J]. 中国语文,1998(04):243-252.

[4] 鹿荣. 可逆句式的范围及分类[J]. 汉语学习,2008(1):70-5.

[5] 倪旻,龙涛. 基于对称性关系语义分析的汉语主宾互易句成因新解[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8(2):107-111.

[6] 沈家煊. 比附“主谓结构”引起的问题[J]. 外国语,2018(6):2-15.

[7] 宋玉柱. 现代汉语特殊句式[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8] 王红旗. 施受歧义产生的条件[J]. 语言研究,2006(4):107-110.

[9] 王连盛,吴春相. 现代汉语“V心理+死”句的主宾可易位分析[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19(6):44-53.

[10] 王希杰.“想”类动词的句法多样性[J]. 汉语学习,1992(2):7-13.

[11] 现代汉语极性结构“谓+死+了”的认知研究[C]// 第八届北京地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生论坛论文集.[出版者不详],2015:163-171.

[12] 徐霞. 心理动词“死”字句中的主宾互易现象研究[D]. 河南大学,2001.

[13] 徐瑶. 现代汉语可逆句的类型即可逆动因[D]. 复旦大学,2011.

作者简介:

许静吟(1995-),女,汉族,广东普宁人,硕士,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对比语言学,中外比较文学。